



长征路上走出来的炎陵人

蒋云云

编者按

九十载光阴荏苒,长征早已沉淀为民族记忆深处的底色。

长征是信仰铸就的奇迹,更是无数具体的人以血肉铺就的道路。1934年秋,当中央红军从湘赣边界踏上征途,株洲这片土地便与那场伟大远征紧紧相连。那些从此地出发再未归来的株洲儿女,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湘江之畔、雪山之巅、草地深处。九十年过去,亲历者的身影已渐行渐远,但那些故事并未冷却。

今天,我们重新走近那段历史,用专版刊登有关长征的文学作品,是对先辈的深情回望,让这份历史照见我们从何处来,又该往何处去。

罗霄叠翠,洙水汤汤。湘赣边界的炎陵,古名酃县,群山巍峨、林海苍茫。这片扎根罗霄腹地的土地,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,是红色星火燎原的热土,更是许多革命儿女初心启航的故乡。

九十载岁月流金,长征硝烟早已散尽,但镌刻在雪山草地、千山万水间的炎陵风骨,始终鲜活滚烫。从大山深处走出的炎陵英杰,携鄱峰之坚毅、怀洙水之赤诚,以脚步丈量万里征途,以热血奔赴家国大义,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中,写下了属于酃县儿女的赤诚与荣光。

炎陵的山,养出了最强硬的风骨;炎陵的人,怀着最纯粹的初心。土地革命时期,革命星火照亮湘赣群山,打破了深山古邑的沉寂。受尽压迫的炎陵百姓,亲眼看见红军为民初心、为国担当,纷纷挣脱命运枷锁,告别炊烟故里、舍弃寻常安稳,毅然投身革命洪流。他们皆是山野布衣、寻常子弟,并不知道晓天宏论,却深知家国大义、黎民疾苦。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,无数炎陵儿女以青春赴使命,以生命护山河,成为革命征程上最坚实的力量。

1934年,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,红军被迫战略转移,二万五千里长征浩荡启程。山河飘摇,征途漫漫,生死未卜的远征之路,挡不住炎陵儿女的报国热忱。在浩浩荡荡的长征大军中,走出了一批批载入史册的炎陵英杰。张平化、张经武、廖绍绍、廖海光,他们或执笔凝魂、筑牢军心,或护卫中枢、浴血破局,或穿梭烽烟、守护命脉,以各自的担当与坚守,成为长征路上熠熠生辉的炎陵坐标。

出身炎陵石洲乡石坝村的张平化,是长征路上以文铸魂、以志凝心的革命先行者。他年少立志,早早接受进步思想,投身革命浪潮。大革命失败后,白色恐怖笼罩湘赣大地,他坚守故土、逆势而行,深耕酃县农民运动,任酃县县委书记。扎根根据地深耕革命,唤醒民众、聚力强军。张家一门忠烈,家中十一位亲人,先后七位为革命壮烈牺牲,满腔热血、世代赤诚,用骨肉之躯铺就革命征程。

1934年8月,张平化随红六军团率先西征,正式踏上漫漫长征路。征途之上,他历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、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、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。作为部队核心政治工作者,他没有手握钢枪冲锋陷阵,却以笔墨为刀、以初心为炬,成为队伍最温暖、最坚定的精神支柱。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,寒风刺骨、冰雪封路,战士们体力透支、意志动摇。他奔走队伍之间,宣讲革命理想、鼓舞战斗士气。跋涉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,粮草断绝、饥寒交迫,病痛与绝望萦绕全军,他与战士们同吃草根、同宿荒原,安抚伤员、凝聚军心,在绝境之中守住队伍初心、稳住前行方向。

两万五千里风霜淬炼,千难万险矢志不渝。张平化带着罗霄大山赋予的坚韧,走完漫漫长征路,胜利抵达陕北。从酃县深山里走出的赤子初心,历经雪山草地的洗礼愈发纯粹,这份忠诚与担当,也伴随他走完了一生的革命征程。

如果说张平化以长征队伍筑牢了精神根基,那么从炎陵沩源镇夏馆村走出的张经武,便是守护红军中枢、护卫革命命脉的铁血战将。他早年投身革命,深耕军事,1930年入党后深耕中央苏区,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历任中央军委第5局副局长、军委直轄教导师(也称中央教导师)师长等职。

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主力开启战略转移,张经武临危受命,出任军委纵队参谋长,扛起了保卫党中央、保卫中革军委指挥中枢的千钧重担。

军委纵队是红军的“大脑与心脏”,承载着中央领导、机密文件、战略物资,是敌军团追堵截的首要目标,步步险境、处处危机。湘江血战硝烟滚滚,四道封锁线险象环生,敌机轮番轰炸,追兵日夜紧逼。危急关头,张经武沉着冷静、运筹帷幄,精密部署警戒防御,统筹调配警卫、工兵、侦察力量,构建层层防护屏障。他日夜不眠、靠前指挥,侦察敌情、排查隐患、防范奸细,一次次在生死边缘护住中央机关安全。

漫漫征途,他全程追随中央红军,亲历湘江鏖战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、翻越夹金山、穿越松潘草地,步步浴血、次次闯关。后调任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,始终坚守护卫中枢的岗位,以沉稳谋略、铁血担当,为长征胜利筑牢了最关键的安全屏障。抵达陕北后,他初心不改、勇担使命,深耕统战、驰骋沙场,用毕生功勛诠释了红军将士的担当。

在长征无数平凡却关键的岗位上,炎陵廖氏双杰熠熠生辉,成为深山里走出的革命双子星。

廖绍绍、廖海光同属炎陵堽溪乡廖氏宗族,为同族远房宗亲,同生于堽溪乡群山之间,年少相识、同乡从军、同赴长征,是血脉相连、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,二人以青春赴山河,在漫漫征途书写了同源同心、并肩报国的动人篇章。

1934年,廖绍绍跟随红六军团踏上西征长征路,历任红六军团通信科科长、师参谋长、通讯员,是战场上的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,是部队作战的生命线,更是最危险、最劳累的岗位。长征路上,炮火纷飞、地形险恶,线路屡遭摧毁、信息时常中断。廖绍绍始终冲锋在前,不惧枪林弹雨,穿梭于行军队伍与作战前线之间,冒着敌机轰炸、敌军扫射的危险,抢修线路、传递密令、对接军情。

翻越雪山,他顶风雪、踏寒冰,保障通信不中断;穿行草地,他忍饥饿、抗病痛,坚守岗位不退缩。无数次绝境突围、昼夜奔袭,他以极致的忠诚与坚毅,打通一条条战地生命线,让部队指令精准传达、作战部署高效落地,为红军转战突围、克敌制胜提供了关键保障。

长征胜利后,他奔赴抗日前线继续浴血奋战。1945年4月,中央命令以新35旅为基本队伍组成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,廖绍绍任该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二大队大队长。1945年7月13日,在山西平遥的战斗中,他在突破同蒲铁路封锁线,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并回援后续部队时中弹而壮烈牺牲,年仅33岁,将滚烫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为国为民的征途上。

同为廖氏宗亲、同龄战友廖海光,1915年生于堽溪乡秋田村,幼年丧父、家境贫寒,在苦难中磨砺出坚韧不屈的品性。十五岁的他怀揣报国初心,挣脱贫苦命运、告别了故土乡亲,毅然参加红军,扎根湘赣苏区刻苦磨砺,快速成长,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,先后进入红六军团随营学习深造,从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政工与军事骨干。

1934年8月,廖海光追随红六军团开启西征,与同族战友廖绍绍并肩前行,踏上九死一生的长征征途。长征途中,他历任红二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,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总支书记、副政委,第六师第十七团政治委员,既是冲锋在前的军事指挥员,也是凝心聚力、政治工作者。恶劣的自然环境、频繁的战事围剿、无尽的饥寒困顿,时刻考验着每一位战士的意志。

行军间隙,他扎根战士之间,谈心鼓劲、安抚伤员、宣讲信念;绝境之时,他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,与战士们同啃草根、共煮皮带,同历风雪、共渡难关。茫茫草地的绝境考验、连绵雪山的生死磨砺,从未磨灭他的革命意志。他与廖绍绍同乡同心、相互扶持,在千里征途中彼此守望、共克时艰,用宗亲之谊、战友之情,诠释了炎陵儿女团结一心、誓死报国的家国情怀,历经千难万险,他随红二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。此后又驰骋抗日战场、决战解放疆场,戎马一生、战功赫赫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。终生坚守初心、守护山河,将长征精神贯彻终生。

罗霄苍苍,洙水泱泱;英雄尚在,精神永存。张平化执笔凝心,以信仰照亮征途;张经武护佑中枢,以忠勇护卫山河;廖绍绍以身殉国,以坚守打通命脉;廖海光戎马一生,以初心续写荣光。四位从炎陵大山里走出来的英雄儿女,各有担当、各展风华,带着鄱峰的骨气、洙水的柔情,跨越千山万水、历经千难万险,用青春、热血与生命,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阔画卷中,勾勒出浓墨重彩的炎陵印记。

参考文献:
[1] 炎陵县委党史办公室. 炎陵县人民革命史[G]. 炎陵:内部刊印资料.
[2] 王锡堂. 张经武将军传[M]. 北京:团结出版社, 2009.
[3] 王锡堂. 张平化传[M]. 北京:团结出版社, 2021.
[4] 炎陵县志史志编纂委员会. 炎陵县志[M]. 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1995.
[5]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. 湘赣苏区史料汇编[M].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 1984.
[6] 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编委会. 中共党史人物传[M]. 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 1980—1991.
[7] 炎陵县人民政府. 抗日英雄革命烈士廖绍绍[EB/OL]. (2022-07-18)
[8] 中华英烈网. 张经武、张平化、廖绍绍等英烈人物条目[EB/OL].

路标

肖日东

雪还在下,铺天盖地的,刚才还清晰可见的草地,此时已白茫茫一片了,依稀可辨的路标也变得模糊不清。

自从与大部队失散后,王强带领班里的三个新兵进入这片草地已是第二天了,干粮早就见了底,饥饿随时可能夺走每个人的生命。三个兵是在长征路上入伍的,都是南方兵,对这变幻莫测的气候不习惯不说,对沼泽地潜在的危险认识也不足。王强是一名老兵了,当年离开家乡的时候,怀有身孕的妻子那泪眼婆娑的脸,成了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画面。临走的时候,妻子把一条红围巾塞进了他的军用挎包里,跟着连队南征北战,这条视若珍宝的红围巾,他一直都舍不得拿出来用。

进入这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,王强心里也没有底。表面上看,这草地一望无际,可草地下的沼泽,才是吃人的万丈深渊。王强用树枝做成的拐杖探出了一条路,也做好了路标,可突如其来的一场雪,又给草地盖了一床棉被。绝不能倒在这里,过了这草地,就可以追上连队了。王强一遍遍地给三个兵打气,也给自己心理暗示。他在前面探路,脚踩踏实了,重新做上路标,才让三个新兵跟着前进。

靠着这股信念,四个兵在茫茫的草地里坚持了三天三夜。也许是离沼泽地的边缘越来越近了,新兵李二牛兴奋起来了。没想到,一不留神身子一歪,一只脚陷入了沼泽,他想把脚拔出来,结果慌乱中,另一只脚也陷了进去。本能的恐惧让他挣扎起来,可越挣扎陷得越深。一直在前面做路标的王强回头一看,顿时惊呆了,“二牛,别乱动。”随即,他向着二牛的方向小心翼翼地移动,本就恐慌的李二牛全身都在颤抖,控制不住地挣扎起来。一会儿的工夫,整个下半身已完全被沼泽缠住了。一定要救出二牛,王强只有一个信念,他把包里的红围巾牢牢地系在拐杖上,抛向了二牛,让他拽住红围巾别松手,王强在这头死死地拽住拐杖,两个兵死死地拽住王强。就这样,一点点地把二牛从沼泽里拉了出来。

四个兵集中在一片草地上,兴奋劲还没过去,却明显感觉到草地有了下沉的迹象,那种下沉是缓慢的,像一只大手正从地底下拉着他们往深渊里送。王强猛一激灵,低吼一声:“快!分散开!往我刚才插路标的方向!”三个兵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那片下沉的草地上翻了出去,脚踩到稍硬的泥地时,心还在嗓子眼里蹦。

李二牛趴在地上大口喘气,回头一看,刚才脚下整片草皮像一张被猛然抽走的桌布,已经往下沉,而此时泥浆瞬间吞没了王强的膝盖。“班长!”三个兵几乎同时惊叫起来。李二牛把手上的红围巾扔了过去,另外两个兵趴在地上拼命伸出手。“别过来。”王强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,可脸上却表现得出奇平静。泥浆已经漫上了腰,他能感觉到脚下的空洞正像一张嘴一样把他往下吸。那一刻,他想起了妻子那泪眼婆娑的脸,想起了还未见面的儿子。他看了一眼三个兵,忽然笑了一下,那笑容在风雪中短得像一星火苗:“记住,顺着路标往前走,出了这片草地就能找到连队。”

“班长,我们拉你出来!你抓住呀!”三个兵都哭了起来,王强却没有伸手去接。他知道,如果自己去拽这红围巾,三个没有救援经验的新兵同样会陷入沼泽,那样谁也走不出这吃人的草地。

“出了沼泽地……把红围巾插在……最高的地方,往后的人……就看得见路标了。”泥浆已经漫过了他的胸膛,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。“班长!班长你不能——”李二牛几乎要扑了过去,王强的眼神却死死地瞪着他,脸上憋得通红,用最后的力气吼道:“走!这是命令!”

雪又下了起来,王强的脸渐渐模糊了,那片泥沼合拢了,连一个气泡都没留下。三个兵跪在雪地里,额头抵着草地,全身都在颤抖。不知过了多久,走出了草地的三个兵,对着那片平静如初的沼泽站成一排,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李二牛把那根系着红围巾的拐杖插在了山的最高处。寒风一吹,红围巾飘扬起来,在漫天飞雪中像一面升入云霄的旗帜。

罗霄烽烟照攸东,深山长歌忆长征

—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贺志伟

罗霄万峰耸立,攸东群山叠翠。九十年前,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,长征胜利。主力北上后,湘赣边境黑云压城,数万敌军重兵合围,碉堡林立,清乡搜剿。主力远离、中央失联、叛徒叛变之际,谭余保、段焕竞、蔡会文等攸县苏区儿女扎根罗霄深山,以青山为营、岩洞为房、草木为粮,打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,在攸县大地续写不输万里征途的血色长征。

这是一场没有浩荡行军路,却同样惊心动魄、九死一生的深山长征。

1934年,红六军团西征,湘赣根据地主力转移,攸县苏区陷入白色恐怖。敌人推行“三光”政策,封山封洞、焚屋屠民,基层党组织屡遭摧毁,红军伤员散落深山。绝境之时,忠魂擎旗。1935年7月,谭余保在攸县、茶陵、莲花交界棋盘山召开紧急会议,重建湘赣临时省委,收拢失散红军与游击力量,确立“隐蔽坚守、机动歼敌、扎根群众”的方略。攸东群山再坚不倒红旗,当地流传:“敌人来得多,我在茅里坐;敌人来得少,我来跟你搞。”游击队凭此周旋守土。

风雨如晦,攸东山水皆为战场。柏市、黄丰桥、鸾山、漕泊、银坑连片成势,构筑湘赣边红色游击屏障。

漕泊,攸县红色政权的摇篮。1930年10月,攸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漕泊东冲召开,成立攸县苏维埃政府。东冲程氏祠堂改建兵工厂,七座铁炉昼夜不息,锻造梭镖、大刀、枪炮零件与松树炮,并设红军医院、列宁小学、营房。彭德怀、王首道、萧克等曾在此指挥战事。敌人反复焚山搜村,兵工厂后迁江西,但漕泊百姓红心不改。三年游击战中,谭余保率队常驻漕泊群山,百姓冒死引路送信、藏兵护粮。

鸾山,湘赣苏区前哨隘口。鸾山地处攸东咽喉,南岸村是湘赣独立一师驻地,列宁室旧址墙面仍存革命标语。李天柱、王震、李达等曾在此练兵整训、扩红建政。主力长征后,鸾山群山成为游击队机动走廊。段焕竞常率小分队自银坑潜入鸾山,恢复支部、惩治劣绅,打通漕泊与银坑联络,在白色恐怖中守住前沿。

柏市,湘赣边界红色枢纽。柏市毗邻赣边,是湘赣省委、醴陵萍中心县委重要驻地。朱德、彭德怀、滕代远率红五军转战于此,开仓济贫、播撒星火。“莲花一支枪”曾藏于柏市石桥署窖,依靠百姓拼死守护。主力北上后,地下党员与群众接应分散红军、藏匿伤员、输送盐药,成为游击队出入湘赣的隐秘生命线。

黄丰桥,广寒寨铁血悲歌。黄丰桥广寒寨是攸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驻地。丁辉、谭国球在此建政扩武,依托康王庙组织土地革命,抗击多县反动武装。1932年,红军挺进队队长张其林带三十七名战士赴白区购盐,返程在猴家冲遭重兵包围,十九人战死,十一人就义。张其林殉国后头颅被悬首示众,写就苏区悲壮绝唱。三年游击时期,广寒寨岩洞荒寺成为将士栖身御敌之所,百姓暗中送粮送药。

银坑,攸县游击战争指挥核心。旧时银坑山险林幽,是攸县苏区核心区腹地。高楼苏区为全县革命指挥区,县级机关曾辗转驻扎,为棋盘山省委输送情报、粮盐、药品。高楼红军烈士墓园安葬千余名无名湘赣英烈。银坑下田村将军湖,是谭余保、

段焕竞常年驻扎的游击指挥重地。将士以天为帐、以山为营,昼隐林海、夜战群山,百姓感念将帅守土护民,敬称“将军湖”。紧邻的红军洞,是苏维埃第四区秘密指挥中心。敌军封洞搜山,烧山绝粮,战士以野菜葛根充饥、山泉解渴,守志不降,守住攸县不灭星火。

大龙火烧碉堡,智勇破敌震湘东。敌军为封锁苏区,在大龙山区修筑碉堡。棋盘山会议后,谭余保部署夜袭。群众冒死送来干柴、煤油、辣椒与浸水棉被。战士顶着湿棉被抵近碉堡,堆柴纵火。烈火浓烟裹挟辣味灌入碉楼,敌兵溃乱,游击队一举拔除敌堡,提振军民斗志。殷江、石湾寺一带与各根据地遥相呼应,构成立体游击防线。敌人扬言“砍尽青山、挖尽山洞、断绝红军生路”,却摧不垮军民同心的信仰。

群英浴血,攸县儿女铸忠魂。高视英烈丁辉,攸县六区苏维埃主席,深耕广寒寨、漕泊,1933年壮烈殉国。区委书记谭国球,转战攸东,1934年突围战斗中慷慨赴死。蔡会文,攸县凉江山田村人,湘赣根据地创始人、红军著名将领。主力长征后,他留守罗霄,率湘粤赣游击支队转战三省边境,写下“餐风饮露志如红,倦卧茅丛 works 枕”。1936年因叛徒出卖,部队遭重兵合围,他断后掩护战友突围,激战牺牲,年仅28岁。其兄蔡兰阶随主力长征,血战湘江,埋骨征途。一门双忠烈,兄弟两长征。柏市刘冬生、黄丰桥杨成秀,全家投身革命,为国捐躯。大批妇女交通员奔走深山,传递情报、救护伤员。无数无名赤卫队员、地下党员、山村百姓,为保护红军惨遭迫害,一生坚守信仰。

世人皆知二万五千里长征波澜壮阔,却少有人懂:南方三年游击战争,是留在罗霄深山的无声长征。它没有雪山草地的盛名,却日复一日面对搜剿周旋、断粮缺药、叛徒环伺;没有万众凯旋的荣光,却无数革命者隐于山林、埋于草木,以生命守护火种。谭余保、段焕竞固守罗霄核心,蔡会文转战三省殉于青山,丁辉、谭国球扎根乡土洒热血,万千攸县军民同心死守。正是这群留守深山的革命者,率制数十万敌军,策应主力长征,保全南方红色火种,为新四军组建、南方抗日斗争筑牢根基。

九十年风雨流转,硝烟散尽,山河锦绣。今日攸县,罗霄叠翠、城乡安宁、万家灯火。柏市红色交通旧址、黄丰桥广寒寨、鸾山革命标语、漕泊兵工厂遗址、银坑将军湖与红军洞,已化作浸润初心的红色沃土。

回望峥嵘岁月,我们读懂长征精神的另一重内涵:它不止是万里远征的豪迈奔赴,更是绝境之中孤守星火、不改初心的执着与担当。攸东群山记得这一切。护枪大义、广寒寨血战、东冲炉火、深渊坚守,都沉淀在红土地上的草木和山石之间。罗霄风年丰年掠过峰峦,诉说老区儿女以山为家、以命护旗的赤诚。

岁月更迭,山河无恙。长眠青山的英烈从未远去,他们留下的精神火种,流淌在这片土地血脉中,激励后人不忘来路,砥砺前行。

参考文献:
[1] 攸县县委党史研究室. 攸县红色革命史料汇编[Z].
[2] 湖南省党史研究院. 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料[Z].
[3] 攸县县委党史研究室. 攸县革命英烈传[Z].
[4] 党史学习教育官网, 中国军网. 湘赣苏区英烈史料汇编[EB/OL].



制图/王玺